收藏家烏利·希克 為中國當代藝術寫一部「百科全書」

從私人收藏到M+創始館藏

M+希克藏品是全球已知最全面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也是館內核心板塊之一。這批收藏的締造者烏利·希克（Uli Sigg）1946年生於瑞士，曾任瑞士駐中國、朝鮮及蒙古大使（1995至1998年），並曾代表瑞士迅達集團促成中國與西方首家合資企業的成立。他集商人、外交官與收藏家於一身，將人生的閱歷轉化成為獨到的藝術品位。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他親歷中國社會轉型，以近乎偏執的個人意志建立起被視為世界最完整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體系，並於2012年將逾千件作品捐贈給當時尚未落成的M+。

適逢M+開幕五周年，希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罕有地詳細回顧他與中國當代藝術近半世紀的淵源、介入藝術家創作的特殊方式，以及對M+未來、市場起伏與數位藝術的冷靜觀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張夢薇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部分圖片由 M+提供



●希克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自2021年M+開館以來，館內的希克展廳已依序展出了三個希克藏品展：「從大革命到全球化」、「別傳」，以及當前正在展出的「心靈圖景」，這些展覽以各自獨特的策展方法呈現藏品。於2027年9月，M+將展出第四個展覽「M+希克藏品：城事浮生」。

將個人私藏變成機構典藏

M+希克藏品共有逾1,500件藝術品，完整呈現中國當代藝術家既深且廣的創作面貌，此規模性的藏品記錄了中國藝術自1972至2012年的四十年間的藝術和社會面貌，涵蓋繪畫、版畫、雕塑、行為藝術、攝影和數碼藝術等多種風格和媒介。

談及最初如何接觸中國當代藝術，烏利·希克表示，他在1979年首次踏足中國，出於對當代藝術的興趣，自然地有了想要認識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想法。他回憶道，雖然當時還無法直接探訪藝術家，但他看到了大量關於他們創作的材料，並從最前線跟隨這一發展。到了九十年代，希克表示，他感覺到中國藝術家已經逐漸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語言，與此同時他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當時在中國並沒有人以廣泛或系統性的方式進行當代藝術的收藏。我覺得這很值得注意：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空間，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基於此，他決心調整自己的收藏焦點，從按照收藏家個人的品味收藏而改為機構性的態度，通過廣泛的收藏圖譜，為中國的當代藝術建立一個百科全書式的記錄，去映照中國的藝術景觀。

進入千禧年後，希克認為或許是時候將收藏交給某個專業的藝術機構來進行系統化的保存和展出了。他最初和北京等不同城市的機構接洽過，但後來香港的朋友接觸他，說：「你為何不考慮香港？我們也在建一座博物館。」這座當時提到的博物館，就是當今的M+博物館。2012年，烏利·希克正式將其中國當代藝術私人收藏的精髓慷慨捐贈給M+，成為M+博物館的創始收藏。為表彰希克的貢獻，M+特以「希克展廳」命名有關展廳，並將永久保留此名稱。

回顧M+已經展出的三個主題展，希克本人認為第一個展覽更像一個故事；第二個展覽更深入，試圖映照中國社會轉型和藝術轉型的後半部分；現在正在展出的「心靈圖景」則更多關於流動的情感。他提到，外部博物館有展示這批收藏的需求，他們正致力於策劃可巡迴不同地方的展覽。「我們已與美國一家博物館簽署了合作協議。」希克表示，這些藏品能夠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展出的意義是重大的，因為一直以來，西方博物館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接觸都是極為有限的，更多展示的是歐美的內容，涉及中國的往往是古代內容，但沒有如M+希克藏品這樣的中國收藏。這就是為什麼這種合作很重要。



▶展望作品《假山石第31號》

收藏界的異數

藏品之外，希克和藝術家們合作的方式向來被視為收藏界的異數，例如他與藝術家孫原、彭禹等人的合作，往往是在作品完成之前就已介入並提供支持。



●孫原、彭禹作品《老人院》（2007年）於「M+希克藏品：別傳」展覽中展出。

對此，他表示早期進行接觸方式之一是「支持」，比如藝術家有一個創作想法，希克會提供財務上或是共同討論創作意見作為幫助；而另一種方式則是他自己對中國社會的某些問題有所關注並進行研究，進而影響相關的藝術家的創作。但不管如何，希克都認為有一個核心從未改變，「我最終的研究對象是中國。」他坦言，這種「合作」的建立也並不容易，涉及到藝術家的名氣、畫廊方面的考量，以及最重要的「信任」。「藝術家必須要相信這種與藏家的前期對話會對創作產生正面影響。」

他坦言，人們一直熱衷於討論藝術的標準，質問藝術品「這是不是藝術、算不算藝術？」但相較於這種標準之爭，希克表示他更關注的從來都是「作品本身」以及「將這件作品納入收藏」這件事本身是否對藝術、藝術史以及人們認知藝術有意義、有價值。「這是一個比『這是不是藝術？』更有價值的討論。」希克說。

以研究視角看藝術收藏

談及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從無人問津到價格神話、再到深度調整的歷程，希克形容這是一個巨大的驚喜。「在本世紀初，沒有人會想到這些作品在十年內可能從幾千美元漲到兩千五百萬美元，這種變化突破了人們的想像。」然而他強調，自己從未將這些作品視為財富。「我完全沒有看潛在的價值增長，我只看作品的藝術價值。」從建立這一收藏體系伊始，希克就已有了未來捐贈給某個藝術機構的想法，即使當時還未確定何時、何地。他補充道：「M+收購的作品，沒有人在乎十年後這些作品在價格上的表現是怎樣的，金錢回報不是標準。」

對於近年新興的數位藝術與NFT市場，希克更多以「研究」的角度去觀察和參與。他提到，NFT曾有一段時間不太成功，卻創造了巨大的數字交易額，例如一場純數位的NFT拍賣達六千六百萬美元，「然後整個市場瘋狂增長，作品以巨額售出。但後來巨大的損失出現，整個NFT市場有點崩潰了。」他認為，問題在於這個特定市場是由網民創造的。「在舊世界，我們有一套非常精細的藝術評估系統：書籍、展覽、策展人、藝評人，一切都是完備的。我們可以回去研究已經做了什麼、還有怎樣的潛力。但在數位藝術中，只有市場參與者決定。」他提到一些虛擬圖像，「可能一夜之間就突然漲到數百萬的價格。從純粹的藝術價值來看，它相當低，但很多人喜歡它，所以價格表現卻很高。」

市場因素對藝術品價格的影響始終存在，不過他表示，當一些泡沫破裂後，價值會回歸。他透露自己也買過數位藝術：「我更多是作為一位觀察者去購買這些作品。每當藝術領域的新形式出現，我必須先讓自己看懂它，我最終總會回到研究者的角色去探索。」



●趙半狄作品《將梅賽德斯—奔馳沉入黃河》（1997年）於「M+希克藏品：別傳」展覽中展出。



●岳敏君作品《西元2000年》（2000年）於「M+希克藏品：心靈圖景」展覽中展出。

香港是兼具「吸引力」與「能力」的亞洲藝術樞紐



●劉勃麟攝影作品《城市迷彩——超市》

對於香港近年來接續推進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希克十分欣喜，「這一點上，我認為在整個亞洲來說都是具備非常大潛力的。」他指出，香港具有非常好的信譽以及用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M+和其他很多香港藝術機構正共同發揮優勢獲得世界的認可。我認為M+目前正『在路上』。」他提到，過去M+每年訪客可達270萬人次的量級，幾乎與紐約的MoMA博物館相同，「這是非常成功的，我認為香港仍有相當大的潛力，這僅僅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希克認為，香港兼具打造藝術中心的「吸引力」和統籌大型藝術項目落地的「能力」。「香港可以將中國的文化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相融合。」他同時指出，香港雖然沒有像中國內地那樣大規模的藝術生產鏈條，但在打造藝術市場和交易中心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尤其是在亞洲，它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希克指出，有多種跡象表明，香港有希望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在過去的20年，香港在藝術領域的增長令人驚嘆，畫廊尤其活躍。「目前亞洲的其他地區，例如新加坡、東京也都在努力，但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香港是最擅長將博物館、市場、政府和各方力量統籌起來去推動這一目標實現的城市。」

希克勉勵年輕藏家：「去做面向未來的收藏」

特稿

對於年輕收藏家，希克給出了誠懇的建議。他表示，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焦點」：「對於一個成功的收藏者來說，我認為找到你的focus很重要。」他認為，「收藏」與「積累」有本質差異：「我知道有人已經積攢了數千件作品，並因此就認為自己是收藏家，但對我來說，並非如此。收藏意味着你需要一個關注的議題、一種穩定的焦點，這種持續的關注，最終讓你的藏品彼此對話，也令藝術品之間可以相互支撐、論證。」他強調，「焦點」是收藏的「靈魂所在」，「收藏不是簡單的作品收集、積累。」

對於當下是否還能建立起如希克當年的龐大收藏體系，希克持悲觀態度。「年代不同，過去的很多材料已經不復存在了，要再建立這樣一個完整敘事將會非常困難。我不認為還可以做到。」但他同時提出了新的假設：「為什麼要執着於過去？如果我是一個公共收藏家，為什麼我不向前走？可能嘗試專注於某個自己覺得非常有趣的主題，並把它組合起來，用有趣的方式去做。」「你不一定非要去建立關於過去的檔案，可以去建立未來的檔案。」希克指出，對於年輕收藏家來說，這也是更務實的收藏策略，「去做面向未來的收藏。這在財務上也更容易，因為年輕藝術的價格低得多。」但無論策略如何，希克認為「行動」才是關鍵：「去做你認為正確的事，要盡快。因為歷史會褪色。」他說。

自1979年初來中國，到如今建立如此廣闊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圖譜，希克在將近半世紀的時間內始終按照自己內心的圖景建設着某種當代藝術的可能性，在談論起藝術時，人們往往會忘記希克已是一位80歲的老者。談起在生活中人們應如何保持積極、年輕的身心狀態，希克打趣道，「我認為當代藝術是保持年輕的非常好的手段，因為你必須不斷追趕外面發生的事情、最新的東西。我想是當代藝術和運動幫助讓我保持年輕。」他透露從年輕時到現在他都十分鍾愛運動，同時熱愛美食，他笑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做運動：因為要麼吃很少的食物不運動，要麼享受美食做運動，所以我選擇了第二種。」